

与
岁月
共
舞



岳凯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与岁月共舞



岳凯凯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岁月共舞 / 岳凯凯 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059-8593-3

I . ①与… II . ①岳… III . ①自传体小说- 中国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 第 040146 号

与岁月共舞

作 者: 岳凯凯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柴文梁

责任编辑: 樊东屏 姚莲瑞

责任校对: 周 萍

封面设计: 海晓东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发行部(010-65389150)

地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, (100125)

电 话: 010-65389147(咨询) 65067803(发行) 65389150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(总编室) 01065033859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

yaolr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350 千字 印 张 21.375

版 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8593-3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岁月中的那束光

(代序)

得知岳凯凯倾尽心血的《与岁月共舞》有出版的机会,我极为高兴。

人的一生中有些人,见过难忘,惦念一生,那种情愫细如流水,却沉如重山,并能给自己的生活长久的安慰。岳凯凯就是这样的人,沉静、少言、意志坚定。

写作是岳凯凯生活中唯一的爱好,他心思缜密地观察着他所生活的故土,那份爱,深沉且执着,真切且细腻,带着原封不动的岁月真迹。自从认识他开始,他都是在斟酌作品的遣词用句,生怕哪个细微之处出现了偏差,影响了作品全部的格局。他的坚持,让我动容。

最初拿到他的这部作品的书稿的时候,伏于案头,细细品读。那些带着中原味道的语言,当地的民俗乡规,邻里间的俏皮逗话……让我慢慢地接近那个我完全陌生的地界。字里行间,没有矫揉造作的用词,语言淳朴且不失市井的情趣,文字透着悲悯苍凉且不失人性的温暖,这样的文字着实接地气。他白描式的笔触,有些许作家贾平凹文字的影子,读来可谓是酣畅淋漓。我不禁感叹,原来好的文字来源于生活的凝炼。

有幸月初去了一趟岳庄村,亲身融入其中,感受了一下真切的淳朴民风,每一张真诚、友善的脸我都记着。如岳凯凯书里写的,我见识了岳家庙的沧桑,二十三间房屋见证了历史的厚重。也让我更加刻骨地明白了岳凯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。

干净的岁月,铭记于心的那份久远的纯真,似春风拂面,轻柔且温馨,记忆中的一切都是新鲜的,有活力的,仰视时光的钟,呼啸的流年碾过岁月,欢畅了时间的河,不经意触碰破碎,湿湿凉凉的,却欢喜万分。《与岁月共舞》的出版,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,岳凯凯对此万分欣喜,这部他用生命去完成的作品,是他对生活脉络的剖析,其折射出的个中感情,更是对往事的祭奠。

作为好朋友的我,感谢岳凯凯这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守望。岁月中总会有那么一道光出现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张颖

2013年11月于北京

目 录

001 /	第一部分	浮萍
029 /	第二部分	寄生(1)
047 /	第三部分	寄生(2)
077 /	第四部分	迷惘
095 /	第五部分	堕落
125 /	第六部分	沉沦
145 /	第七部分	觉醒
175 /	第八部分	黑洞(1)
237 /	第九部分	黑洞(2)
285 /	第十部分	涅槃

第一部分 浮萍

第一節 浮萍

我是離 我是怎么到的長山村？我活著是為什麼？
 命家的課誦就我就像一葉浮萍，沒有根，沒有法，
 我完完全全自己陷了進去，我認爲的一切就像是一個笑話，別人笑，
 我自己也笑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我會更名的張懷，陽光照着我，
 我却感覺不到一點溫暖，对于这个村子，我有太多的看不慣，我對
 灰利花的戀情，我灰王村長的誇獎奉承，我敢於怕，
 我就這么，也只能這么，一無所有的活着。

1978年3月

回忆点滴过往，该落笔何处，我有些茫然，还是先说说我自己吧，我是“驴脸”，因为我脸长，所以他们都这么叫我。我喜欢思考，常常翘起着身子倚靠在椅子上发呆，我到底是谁？因何到的岳庄村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自己是坐着一列拉煤炭的火车来到这里的。那一年是1978年，那一年我十四岁。

这年的三月，一早一晚，冬天的味道还有些残留。树枝泛着新绿，鲜嫩颜色衬托着最娇艳的海棠花，在温煦的阳光下美得叫人惶恐。九十点钟的时令，男人们喜欢蹲在场院院墙边上，吧嗒吧嗒地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着汗烟，女人们则簇拥着扯闲篇，时不时的传来笑声。这座村庄，就是我一待就是二十多年的岳庄村。

岳庄村，一个古老的村庄，位于中原的武陟县境内，世代居住着岳飞的后代。这天是老仙人岳飞的生日，我站在岳家庙的大堂外，看庙门摇晃着，岳家庙三间，进深两间，前来上香的岳家子孙吱吱嘎嘎地推开庙门的响声，有着节奏的韵律，我就那么倚靠着廊柱，呆呆的看着过往的人们，让我瞬间有些恍惚。

庙外一阵锣鼓声惊醒了我，把我吸引过去。这锣鼓声是从庙外面对面戏台传来的，戏台是专门为老仙人搭建的，每年这一天都要专门为老仙人唱戏以作祭拜。锣鼓声响得很清脆，很有节奏感。我猜得出这是大国在敲，大国是村子里的能人，他父母在村子里自己组织了豫剧团，与其说是豫剧团，不过就是召集几个会唱歌的人，在农忙后清闲的日子里作以营生。大国喜欢乐器，从小就对乐器有种特殊的天赋。在那个青黄不结的年代，为了生存，迫不得已进了豫剧团，跟着团里帮忙赚钱养家糊口，他什么都会，二胡、锣鼓、唢呐样样精通，属于自学成才。

正午的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上，这种骄阳似火的太阳晒得人心烦，让一向懒散的我在庙里显得有些犯困，于是我踱出了庙门。出了庙门便正好赶上戏台拉开

帷幕，戏台下面坐满了人。我一眼就看见戏台旁麦秸垛旁边条椅上坐着的爱芝和她娘。爱芝是大国弟弟喜欢的女人，大国有两个弟弟，一个是在纸厂上班的叫利国，另一个叫利民，爱芝是利国的同学，这个村子里有不少人喜欢她，我也是其中一个，但是不同的是，我不是那种眼睛放绿光的“狼”。

爱芝长得不算是漂亮的，但是身上却有一种女人特有的气质。

我不敢多看爱芝，在拥挤的人群中侧着身走向戏台下面。我要看大国敲锣鼓，得跟着他学点本领，以免以后饿肚子。

我站在戏台下面，戏台上的乐队就在眼前，我有点失望，因为敲锣鼓的不是大国，是有才叔，他浑身抖动，锣鼓被他敲得当当响。再去看，里面坐着的是大国，他手里拿着二胡在调弦，我扯着嗓子冲着里面的乐队喊：“大国，大国。”

我连喊了两声，大国竟然没听见，却招来了看戏台维护秩序的武艺。武艺是个傻子，是这里的治保，其实这个名头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安的，用我的话说，他是“狗拿耗子多管闲事”，属于无事生非的人。不等他来轰我，我不屑地冲他吐了口唾沫转身离开了戏台。

我远远躲在戏台后面看着爱芝，爱芝和她娘坐在条椅上等着看大戏。戏台下面的人越来越多，我被挤得看不到戏台，索性爬上隔壁墙上看，墙上已经有了不少人，墙体摇摇欲坠，不怕死的我还是坐在了墙头上。

还没看到戏台就看到戏台下的武艺，他在戏台一旁手舞足蹈。旁边还有一群孩子在看他的笑话。武艺时不时还用自己肮脏的手去拽扯戏台一侧的布对联。我很担心对联会被他给扯拽下来。

那对联写得很好，是小学陈老师的字，笔力起伏跌宕，笔锋刚劲有力。

上联是：“奉诏班师，怅南宋偏安结此一局。”

下联是：“尽忠报国，壮西湖遗迹范我千秋。”



二

随着清脆的锣鼓声，穿着戏服的人踱着戏步从一侧走了出来。唢呐和二胡也响了起来，唱戏的人是“大国他娘”，她化了妆我也认识。大国他娘在戏台上走着戏步，锣鼓点跟着她的步伐很有节奏的响着。

大国他娘唱的是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她的说白和工架都很好，唱腔铿锵有力：“辕门外三声炮，如同雷阵，天波府里走出我保国臣。头戴金冠压双鬓，当年铁甲我又披上身。帅字旗，飘如云，斗大的穆字震乾坤。”

我痴痴地看着，傻笑着……旁边站着的大人看着我问我在笑啥？我撇了那大人一眼，很自豪地反问他是不是没听出来大国他娘唱得好。那大人就简单的“哦”了一声，像是明白了我的意思似的，像是在告诉我，人家唱得好跟你有关系？再说咱村豫剧团主角演唱没点功底谁还来听戏？

我知道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也就懒得搭理他。我自言自语嘟囔着“唱戏是疯，看戏是傻”，说这句话也算为自己打抱不平。

我身边坐着的是武生，武生是武艺他亲哥，但是武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和武艺截然不同。我看得起劲，却被戏台一侧的一阵躁动给吸引了过去。人们在围观着什么，正要从墙上下来的我却被武生抢了先，武生一个箭步从墙上跳下来，我急着问他去干啥，武生说 he 去看热闹，并且用质问的口气问我没看见那边在打架？

我紧跟着他从墙上跳下来，这种场面我是不会错过的。我和武生挤进人群，看见卖凉粉的邦丰叔在拍着大腿大叫委屈，凉粉撒了一地，锅盖在地上。一旁的利民坐在凉粉上，像个动物园里的猴子被大家看着笑话，他二哥利国也匆忙从人群中挤进来。邦丰一看到利国来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伸手拉住利国的手诉苦：“你看看你兄弟干的都是啥事？我，我这生意还咋做啊？”

利国看一眼瘫软在地上的利民，浑身酒气的利民全然不知他哥就在他身边，撒泼的闹着，拍打着散落一地的凉粉。利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别看利民是个酒鬼，是个硬茬子，老话说得好，一物降一物，他谁都不怕，就怕他二哥。

利国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邛山牌香烟，递给邦丰一根儿，“叔，叔，你消消气，他喝多了，你别跟他计较，别再为这事气坏了身子就不好了。”

邦丰没心情抽烟，推开利国手中的香烟他说这都火烧龙王庙了，没心思抽烟。邦丰说得对，凉粉摊是他家唯一的经济来源，现在利民砸了他的摊子就等于治了他一家的死罪，他不急才怪。

利国是个讲事理的人，从口袋里翻出一张草旧的五角钱塞给邦丰，算是作为赔偿。

邦丰接过利国手里的五角钱看看，没明白过来利国的意思，问利国这是咋？陪他五毛钱就算没事了？利国看看那张草旧的五毛钱是不够赔偿的，随即又把剩下的半包邛山烟塞进邦丰的口袋里也算作是赔偿。

邦丰一脸无奈，看看手中的烟和钱，又看看利国，利国翻出身上所有口袋让他看，里面分文没有，不过邦丰是个识相的人，知道利国能给他这些也算是尽了力，如果利民真的发了酒疯，别说砸了他的摊子，就是外加打了他的人该不赔偿也拿他没办法。

邦丰无奈地摇摇头，把五毛钱和香烟装进自己的口袋里算是接受了赔偿。

利国拨开人群，走到利民跟前上去就要打，利民反应快，一看他哥要打他，连爬带滚的一溜烟跑了。

我走到利国面前挑衅着利国说利民他兄弟今天是喝痛快了，利国一幅不耐烦地样子看着我说我嘴损，让我别在他跟前添油加醋，说利民是喝二两马尿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。武生接过利国的话，说他也想天天弄二两马尿喝，就是家里没有。利国却给武生出了个注意，让他去酒厂喝，管他喝饱。武生跟他贫嘴，说酒厂也不是他家的，想喝就能喝。

我在一边煽风点火让他去找利民，每天跟着他，他去哪喝就跟着去哪喝。我是个没事找事的闲人，说话该不该接，能不能说，都要去接，都要去说。利国懒得



看我们，在他眼里我们就是无赖，是流氓。或者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就是个无赖，无赖青年，没文化、没修养、没钱、没素质的四无人员。

利国嚷嚷着让人群散开，一个人给邦丰收拾凉粉摊子。我和武生回到戏台下看戏，武艺还在戏台下耀武扬威，台下不断传来掌声，我不知道这掌声是在给武艺鼓还是在给戏台上的演员鼓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在给武艺鼓掌，因为戏台上换了角儿，大国他娘回了幕后，现在是武艺一个人在下面像模像样的学着。

又是一阵锣声，一个满脸漆黑的人上了台，是大国他爹，他要唱包公。我对这戏没兴趣，转身拉着武生去看爱芝，爱芝她娘瞪着我和武生，她的目光仿佛要吃了我们。

武生问我看啥哩？我目光没离开爱芝，小声地告诉他我在看爱芝。武生的脸上便出现了嫌弃的表情，一副清高的样子嘟囔着，“之前俺咋没看出来你这人思想不端正呢！”这话说罢，秧秧地走了。

我转身想回骂武生，可武生已经走了。一转身却看见利国他大姐和二姐在我身后站着，我像个无赖凑到她俩跟前，我变得油腔滑调地问两位姐姐，是不是不上补习班了。他俩都是好学的人，听说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，一块儿报了补习班，都卯足了劲儿，准备参加高考。

利国他大姐叫小云，二姐叫小彩，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是云彩，他们两姐妹长得也像云彩一样漂亮。

小云和小彩没正眼看我。

我问小云：“大姐，你也来咱庙给老仙人磕头了？”

小云不耐烦地答完“磕头了！”就和小彩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就回了家。

我愣在了那里，心里想着这都是怎么了，凭什么自己这么倒霉，这一上午，先是错过大国他娘的戏，又是被利国奚落，紧接着遭遇“云彩”姐俩冷眼。我沮丧极了，还是看我的爱芝吧，还是爱芝好看，我看着爱芝，可是一旁爱芝她哥却急了，她哥是个直脾气人，是村里的电工，还是酒厂的仓库总管，脾气出了名的暴躁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拽我衣领，让我离爱芝远点，我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连连作揖。

爱芝被她哥和她娘拉着走了。

我快被这肚子里的火憋死了，追上爱芝她哥想在背后踹他一脚，可刚跑到他身边，还没抬腿，他忽然一个转身，怒视着我问：“咋？想打架？”

我一下就变成了一幅软蛋的样子，连忙赔笑说不是，我瞅着他的裤子，说他裤子后面脏了，自己特意跑过来给他打打灰尘。

他没好脸色骂我让我滚蛋，我赶紧点点头笑呵呵的往后退，忙不迭地跑了。

三

利国回到家，一进门就看见奶奶在椅子上坐着，眯着眼晒太阳。小云很孝顺，刚走进院子就喊他奶奶问好，给他奶奶汇报他们从岳家庙回来了。奶奶眯着眼笑着说：“云和彩回来了啊！去庙拜拜老仙人，保你们考大学哩！”

小云走到奶奶面前蹲下身子告诉奶奶，他们已经拜过了。可是奶奶耳朵不好使，语无伦次地打着岔：“不考大学了？小彩只好趴到奶奶耳朵边大声告诉奶奶，他们去庙给老仙人磕头了。”

奶奶笑呵呵点头说来年一定保她们上大学哩！以后让她们都当官。可是小彩却说自古以来朝廷不封他们岳家人当大官。奶奶却说小彩说的那些都是传说，告诉小彩和小云，要他们好好上学，以后有出息了，能为国家做贡献，比做大官还好。

利国回来后没跟奶奶问好，不是他不孝顺，而是憋着一肚子气，利民的事让他不仅白白赔进去五毛钱，还损失一盒邛山香烟，这会儿正在找利民，想跟他算账，可人没找到，却看见院子里铁树下利民出酒吐的秽物了。

利国问奶奶利民去了哪里，奶奶像是没听见，却反问大国他娘是不是还在戏台唱戏没回来。利国不再啰嗦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直接冲进房间，看着屋里没一个人，又气势汹汹走向驴棚取出垃圾斗收拾利民吐的秽物，可就在驴棚却发现了动



静。听见驴棚有打呼噜的声音，利国小心翼翼走向驴棚的饲料堆，慢慢拨开草堆，看见利民睡得正香甜。

小云和小彩也走过去看个究竟，利国气不打一处来，弯腰捡起赶驴的皮鞭就要抽利民，可是被小云给拦了下来，利民挠挠脸上的草叶子，没有醒的意思，嘟囔嘟囔嘴，翻了个身又接着睡。利国看着利民醉醺醺的样子，一把推开小云，脱了鞋，要去抽利民，可没成想用力过猛把小云给推倒在地上，小云的脸都扭曲了，吸着冷气捂着胳膊倒在地上，利国一下子就慌了，赶紧扔下手中的皮鞭去扶大姐。

混乱的嘈杂中，利民一下子被惊醒，看着眼前的小云和小彩，再看看利国，直了直身子：“你们，都在呀？”

利国气的直跺脚，捡起皮鞭又要去打利民，这下被小彩拦了下来，“还打什么打，还不赶紧扶咱姐回屋。”

利国和小彩扶着小云进了屋，利民看都不看小云一眼，径直走到奶奶跟前，抬头看了看正午的大太阳，看太阳判定了时辰，告诉奶奶晌午了，岳家庙管饭哩！让奶奶去吃饭。奶奶这句话听得很清楚，连着嗯了两声回答利国得去吃！一定得去吃！去凑热闹吃个大锅饭。

利民不管不顾受伤的大姐，直接去了庙里吃饭。利国打了盆凉水给小云洗手，小彩在检查小云的胳膊有没有受伤。这时，奶奶颤颤巍巍的，拄着拐杖走进来：“咋？咋出这么大祸事？”

小云看着奶奶说：“不碍事！”

房间古老的钟表当当当响了十二声，已经中午十二点了。奶奶对这钟声听得很灵，让大家都去庙吃饭，特意提醒大家岳家庙的大锅饭是有猪肉哩。并且还不忘重申“改善伙食，村委会管饭”这几个字。

利民端着碗站在大锅旁边等着盛饭，把筷子在咯吱窝蹭了一下就去捞面条，我凑过去想看热闹，顺便问了他哥有没有打他。利民瞪我一眼说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我看看四周没人，又看看外面的麦秸垛想起了爱芝，我问利民，在他眼里，他觉得爱芝咋样？

利民反问我啥咋样，我又重申了一遍是爱芝长得咋样。利民把筷子插进碗

里，不耐烦地看着我，那眼神仿佛在质问我是不是皮紧了？并且那眼神又同时警告我，爱芝是他哥同桌，跟他哥有感情哩！我要敢打她主意他就会弄死我。我歪着头，皱着眉，不示弱地叫嚣着锅里的肉不能都让他家全吃掉。

利民听出了我的话，不屑地看着我问：“我说咋？你话里有话啊！”于是，我跟利民争执着。对于抢女人这种事我从来不示弱。我在十里八村也算是出了名的不招人待见，办起事来也是一阵一阵的犯浑。我因为情绪激动，太阳穴的青筋一蹦一蹦的跳着，眼珠子快要瞪出来了，利民看我这架势是明显的不服，慢悠悠地放下手中的碗筷，挽起袖子，就要和我打架。我们俩个像是发了情的野兽，眼里除了怒火，别无其他。

正在我们两头发情般的公牛准备决一死战时，村长走过来，抬脚冲着我们俩屁股上一人踹了一脚，并且怒视着我俩大骂我们祖宗，让我们都滚蛋，拉屎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

就在村长发怒之余，门外响起一阵鞭炮声，村长摆手轰开我俩，他的表情极为速度地由愤怒变为笑容可掬的样子，迈着小碎步赶紧跑到门口迎接着来客，这来客我最熟悉不过，是利民本家一个叔，他现在省里当官，今天是来老家拜老仙人的。

利民回头看见他叔，和我打架的念头也就消失了，殷勤的上前，想和他叔说话，但几次都被村长给推开了。

我斜楞着眼睛看着他们，又把眼神转到利民身上，那眼神充满了挑衅，犹如在告诉他，他叔都不搭理他。是他叔咋了？不照样不给他面子。

利民顾不上跟我废话，跟着村领导一起走进庙大殿。

大殿一侧摆放着一张八仙桌，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，利民他崇政叔走到家谱面前，先是看了看家谱，随即被村领导引到八仙桌前要求题字。

崇政是个文化人，从农村走到省里当领导一肚子墨水，他看看村长笑着摆手推辞说这样做不合适。村长却满脸堆笑的和崇政说着话，像是能看懂崇政的每个表情所蕴含的话，谄媚的说没啥不合适，又给崇政拍马屁，说崇政是省领导，现在回老家拜仙人，给老家做贡献，题字理所应当。



我听着村长拍马屁，瞬间想吐。

崇政又看看周围的人，身边的随从簇拥的围着，大概有三四个人，似乎想了想，还是摇摇头说这样不合适，很低调地说自己也是普通的村民，为家乡做贡献理所当然。村长笑着奉承崇政，说题字也算是教育后人，希望他能留下自己的墨宝让后人共勉。

崇政推辞不了，只好拿起笔思索了片刻，只见他在宣纸上开始写，笔法很特殊，是草体，像是在画画。片刻功夫就在宣纸上写了一首诗词出来。两个村官拿起宣纸，村长大声朗读着：

臣节常伸岁月新，后世宁忍不称神。

一腔精诚从母训，千秋正气报君恩。

武略可比关夫子，文学远超孔圣人。

茫茫宇宙谁无死，纯忠大孝天地存。

村长念得铿锵有力，随即省里的随从也跟着拍手。

利民也拍手叫好，我看着看着，就开始眩晕，一阵一阵的觉得恶心，讨好别人自己就一定高兴？我想不明白，也不屑去想，站起身，从鼻腔里挤出一声“哼”，骂着娘走出了庙门。

走出岳家庙，路过酒厂，看见武生在酒厂门口转悠，我伸长脖子拿武生取乐，我问武生是不是还真要打算来酒厂工作。武生不耐烦地骂我了一句‘关你球事’。我并没有因为他骂我而生气，先是问了他吃过饭没，随后，掏出一根烟递给他。他看着我，像是烟里有毒一样不敢接，我自己点燃一根先抽了两口，挑着眉，那表情足以可以让他知道什么是“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活神仙的滋味。”

武生不耐烦的接过烟，我像村长巴结省里领导一样赶紧给他点烟。随即我又把话题转移到爱芝身上，我问他爱芝会不会喜欢我。武生被烟呛了一下，他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，又伸手摸摸我的额头问我：“驴脸，你没发烧吧？就你？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”

我又追问爱芝会不会喜欢上利民他哥，武生说我你是闲吃萝卜淡操心。我还想问武生问题，可他不接我下话就离我而去了。

四

利国家。

利国在喂驴，他爹走到他跟前问他吃饭没，利国说他是庙里吃了大锅饭才回来的。他爹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又叹着气说利国也二十的人了，该结婚了，问他觉得爱芝中不中？如果是他中意的人，就找个人给他提亲去，他不能没个家。

利国把手中的草料塞进驴嘴里，反驳他爹说他哥大国还没结婚哩他急个啥，再说他现在也习惯一个人了。

利国爹叹口气说他们三个弟兄都不能打光棍，利国反问他们兄弟三个才多大？执意要等到遇到合适的再说。

利国爹说：“你俩姐这都准备考大学了，你们三兄弟不上学了就早点结婚。我看你对爱芝就有意思。”

利国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爹，你胡说啥。”

话又说回来了，其实他爹说的都是大实话，家里人口多，谁有合适的谁先结婚，不能耽搁了。利国却觉得自己的事不用他爹操心，让他爹回去休息。他爹对利国的行为感到很不满意，冲着利国大骂：“老子不会害你，你小子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吧。”

他爹这样骂他，他当做耳旁风，牵着驴出门，去河滩给驴洗澡去了。迎面就碰到了我，利国不搭理我，我像个甩不开的臭虫，跟着他一路走上大堤。

“利国，你喜欢爱芝？”我问他。

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苦笑着叨叨：“驴脸，你一辈子耍小聪明，说东家道西家，



认为比别人本事大,其实,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臭虫,甩都甩不开的臭虫。”

我说:“你这话说的,我咋成臭虫了?你这不明摆着咒我?”

利国说:“我不是在咒你,我是在提醒你,别让你的本事、才华、孝心、良心变得堕落。”

利国这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,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我爱听,就回答他这话算是买眼镜带镜片不算白戴了。利国冷冷地哼了一声,警告我别给他戴高帽说这好听的,说我嘴里说出的话就是漫天地里烤火——面儿热。在他看来,我的葫芦里不一定装什么药呢!他不会上我的当。我觉得特别没意思,我想知道他和爱芝到底是啥关系,可还没问,便被他掐断了我问话的念头。我很失落,远远的,看着他牵着驴走向河滩。

崇政在村里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岳庄小学,学生们红着脸蛋,站得齐齐的迎接着。崇政看着青砖砌成的房子,有些简陋,这么多年过去了,想起自己上学时就是在这里,可经过了这么多年,由于经济的原因,学校还是如此简陋,样子一点都没变。

崇政整理下心情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,便让几个随从把从省城带过来的书本从车子里取出来发给学生。

崇政走进后院,看见了那四棵高大的梧桐树,默默地看着,摸着树干,沉默了很久。

村长连忙笑着说:“领导,您看这后院新盖的瓦房,这都是您的功劳啊,我代表学生们谢谢您!”

崇政回了回神,在他心里,觉得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。村长能看出崇政的心思,知道崇政是心疼孩子们,怕这样的教育环境会耽误孩子们的发展,豪言壮语般地给崇政描写着未来,等这些孩子们长大有出息了,回到村里再创家园,到时村子里一定又是一个大变化。

学生们在学校旗杆下站立着,校长握着崇政的手激动地说:“建校是我们十几年的梦想啊!没想到今天学生终于改善了学习环境。”